http://www.resourcesindustries.net.cn zycy@cugb.edu.cn

# 企业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分析

王远芳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双碳”战略目标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企业 ESG 绩效正逐步成为企业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新引擎。如何通过提升企业 ESG 绩效以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核心议题。以 2010—2022 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筛选匹配、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等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企业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选取企业收入和企业声誉作为机制变量，分析企业 ESG 绩效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 ESG 绩效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企业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高科技企业和未来产业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企业 ESG 绩效主要通过增加企业收入与改善企业声誉的方式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企业应将 ESG 理念融入企业实践以提升自身新质生产力，政府则应在完善政策监管的同时，结合企业差异化特征制定与其相匹配的激励机制，精准推进 ESG 建设。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改善 ESG 绩效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证据，还对我国充分释放企业新质生产力潜能，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ESG 绩效；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未来产业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464（2026）03－0101－15

## Impacts of Industrial ESG Performances on New Productive Forces

WANG Yuan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New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primary driver for China's quality economy. As "dual carbon" strategy and new technical revolution are advancing forward,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s are becoming a new engine for their new productive forces. How to fuel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boosting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s has become a key topic for China's 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China's 2010 to 2022 A-listed companies data, uses matching and fixed effect model to validate the impacts of ESG performances on enterprises'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selects income and reputation as variables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between ESG performance and new productive forces.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s can largely promote new productive forces, validated by robustness check.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s are of heterogeneity on new their new productive forces, especially in high-tech and future industrial companies. Enterprises' ESG performances promote their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increasing income and improving reputation. Enterprises should incorporate ESG concept into their operations to increase their new

**收稿日期**：2025－09－26；**修订日期**：2025－11－03；**责任编辑**：段丽萍。

**网络出版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5426.TD.20260203.1336.002 **DOI**：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60203.001

**作者简介**：王远芳，硕士生，主要从事企业经济与国际贸易政策研究。E-mail：1743056437@qq.com

*引用格式*：王远芳，2026. 企业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分析[J]. 资源与产业，28(3)：101－115.
*WANG Yuanfang*, 2026. *Impacts of industrial ESG performances on new productive forces*[J]. *Resources & Industries*, 28(3): 101－115.

productive forces,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a matching stimulating mechanism to finely advance ESG 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enterprises' differentiation while optimizing supervision. This paper promotes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ESG performances to boost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fully fulfilling enterprises' new productive forces potentials and accelerating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SG performances; new productive forces; quality development; future industries

##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3 年 9 月提出“促成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旨在在现有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探索创新，探索企业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政治局于 2024 年 3 月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要任务。这一系列信号表明，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极为重要且迫切（孙浩进等，2024）。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绿色这一内在要义，新的技术突破、新的业态模式转变需要紧紧围绕绿色这一关键词；另一方面，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新质生产力能够依托培育绿色产业、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手段助力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以此疏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周文等，2023；石建勋等，2024）。ESG 理念作为绿色生产力相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议题，其核心在于协调自然环境、社会效益和商业利益三者的关系并形成多赢局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核心关注资源锐减、环境恶化的现实困境，强调如何实现绿色化发展，由此可见，二者的理念内涵极其契合（胡洁，2025）。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两方面对新质生产力展开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分析集中在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周文等，2024）、核心焦点（方晓霞等，2024）、现实意义（任保平等，2024）和实践方案（徐建伟等，2025）等领域，通过对“新”和“质”两个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再遵循旧有路径，而是由前沿技术创新和突破性变革所驱动；对新质生产力的实证验证则聚焦在以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思想指代而构建的新质生产力量化指标体系，涉及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次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的两大核心问题，探究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实践性的逻辑关系，以及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安博文等，2025）、共同富裕（崔凡等，2025）、数字化转型（徐阳等，2025）、人工智能（余鑫鑫等，2025）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剖析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从宏观上来看，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较少，但是增长较快。现有研究具有以下 2 个特征：1）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重理论、轻实证”倾向。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前因变量及作用机制等理论问题的建构，而基于数据的验证性研究明显不足，导致理论假设缺乏实证支撑。2）现有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存在显著缺口。现有研究多从区域或行业层面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其测度方法也主要基于汇总数据。这种研究视角虽然能够反映整体趋势，但无法捕捉企业个体间的异质性特征，因而难以揭示新质生产力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具体作用机理。不能清晰地理解新质生产力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具体影响（肖有智等，2024）。

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涵盖企业 ESG 表现对企业绩效、企业就业和改善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企业通过提升 ESG 评价，能够赢得外部关注方的信赖，具体表现为减少资本支出（邱牧远等，2019）、加强技术创新（方先明等，2023）、推动绿色升级（胡洁等，2023）、优化海外布局（谢红军等，2022），最终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苏艳丽等，2023）和市场价值（Pedersen et al.，2021），改善企业就业水平（毛其淋等，2023）；ESG 优势能够产生更多的道德资本，降低信息不对称（Yuan et al.，2022），增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任，更好地抵御外在风险（廉永辉等，2024）、控制信用风险（Bonacorsi et al.，2024）；ESG 投资可以提升企业股

价并降低波动，促进股票市场的稳定（Luo et al.，2024），显著提升债券收益（Tang et al.，2020）。现有研究虽然对企业 ESG 表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关于 ESG 表现如何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仍有所不足。

ESG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成为衡量企业长期价值和能力的重要标志，为企业绿色生产、科技生产提供支持。ESG 表现好的企业能帮助企业确保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复杂的市场中稳定发展。因此，本文着眼于强化企业新型生产力角度进行 ESG 表现的价值效应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共采集 23 051 个样本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企业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有：1）考虑到企业 ESG 日益成为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构建“华证 ESG 评级 + ESG 评分”这一复合型企业 ESG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旨在探究企业 ESG 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弥补了企业层面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在此领域的空白；2）不局限于现有研究主要从融资角度开展潜在机制探讨，本文创新性引入企业收入、企业声誉等机制变量，系统性分析企业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路径，有助于深刻认识加速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为微观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管理启示；3）通过异质性分析，从微观和宏观，特别是未来产业发展角度比较不同企业进行 ESG 实践对新质生产力变化的影响，为后续企业进行 ESG 实践、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证依据。

##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1　ESG 绩效与新质生产力

ESG 是衡量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标杆。从环境角度出发，企业应从减少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生产模式等方式入手，积极承担企业保护环境的责任。这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满足 ESG 对环境保护的追求，更是新质生产力对生产环节、流程环境友好的重视（孙娜等，2024）。从社会责任来看，企业改善自身 ESG 表现，致使拥有高 ESG 绩效的公司对人才更有吸引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企业的工作，一方面，能够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企业发展研究和技术革新，促进企业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创造性转化。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分析，ESG 标准要求企业在运作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这有助于企业规范运营，减少企业以逐利为目标的短期行为，帮助其实现长远发展。ESG 中的治理维度通过关注企业反竞争行为和贿赂、欺诈等有关商业道德问题，为构建企业健康发展的道德底线提供引导和规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同时助推新质生产力倡导的共治共享理念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共进（柳学信等，2024）。

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理论等理论研究，企业提升自身 ESG 绩效，相当于向外部市场传递出自身可靠且值得信赖的信号，表明企业积极实践对利益相关者的承诺，有利于企业赢得政府、机构投资者等外部主体的肯定，促使企业获得更多发展资源（王文华等，2025）。与此同时，优质的 ESG 表现还意味着企业具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这有助于减少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吸引合适的投资者，缓解新质生产力转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融资约束。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假设 H1：优秀的企业 ESG 绩效能提升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 1.2　ESG 绩效、企业收入与新质生产力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Ruf et al.（2001）研究发现企业 ESG 表现的变化与当年和后续年度企业销售额呈正向关系，改善企业 ESG 绩效，既存在短期收益，也有长期收益。ESG 表现的改善会促使客户为企业产品或服务支付溢价，从而提高企业的毛利率水平（陈栩航，2023）。第一，企业 ESG 表现能够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整合绿色创新资源，创新绿色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进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催化企业新质生产力转型（张鲜华等，2024）。第二，积极的 ESG 实践提升了公司声誉，从而提高客户忠诚度并增加销售额，与此同时，受益于良好的企业 ESG 表现，管理者能够高效分配运营成本，以降低 ESG 监管合规相关成本（Arthur et al.，2025），由此可实现企业销售毛利率的增加，为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原始资本。第三，企业可采取产品差异化等策略提升营收水平，同时通过有效管理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来降低冲突风险，从而实

现对原材料、能源及服务等成本的管控，减少经营支出（孙国茂等，2023）。因此，企业为实现整体收益增长的目的，长期来看会改善企业自身 ESG 绩效，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最终推动企业实现新质生产力转型升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假设 H2：企业 ESG 绩效可通过改善企业收入来增强企业新质生产力。

### 1.3 ESG 绩效、企业声誉与新质生产力

企业积极承担 ESG 责任，不仅能够实现品牌美誉度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还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并在此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的声誉资产。第一，承担 ESG 责任能够帮助企业塑造环保品牌形象，ESG 表现成为企业金质名片，能够通过口碑效应扩大企业影响力、提升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赢得市场的信任；同时，企业承担 ESG 责任后，在遭遇负面舆情危机时，有利于企业声誉形象充当缓冲器的角色，为企业新质生产力转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吴永钢等，2024）。第二，改善企业的 ESG 表现能够向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出企业内部环境友好、内部机制良好、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信号，从而与包括股东、投资者、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密切的利益共同体，并获得外部支持，推动企业内部资源高效使用，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升级。第三，企业努力提升 ESG 评级代表反映企业重视改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表现，通过规范内部管理层的行为，能够有效减少内部腐败和不当行为的发生，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和积极性；同时，企业良好的 ESG 绩效除了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以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外，还能有效吸引其他企业向该企业学习，使其成为企业群体中公司治理的典范，从而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刘志雄等，2025）。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假设 H3：企业 ESG 绩效可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增强企业新质力。

## 2 样本数据与模型设计

###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筛选步骤如下：1）剔除 ST 或 PT 的样本；2）排除上市年份小于 1 年的企业；3）去除数据缺失的公司，并同时缩尾处理所有连续变量。最终得到 23 051 个有效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

### 2.2 变量定义与说明

#### 2.2.1 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

借鉴现有研究（宋佳等，2024；张秀娥等，2025），本文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具体方法如下：1）借鉴现有研究并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理论，将人工智能、数字化与绿色发展 3 个要素纳入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2）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在评估新质生产力时，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共同构成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

基于劳动者角度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高素质、掌握技术和具有创造力的员工。高素质员工可通过员工总数中高学历员工的占比进行衡量，兼备技术与创造力的员工可用研发人员数量与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2 个指标共同衡量。从劳动对象角度分析，本文选择固定资产比重、制造费用比重两大指标。因为新质生产力所在行业企业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人工智能、精密仪器等领域，企业内普遍采用机器替代人生产，这类企业的制造费用占比相较其他企业更高，因此，在指标选择中也加入了制造费用占比。关于生产资料的测算，本文选择传统生产资料与现代生产资料两部分组成，其中传统生产资料采用企业研发折旧摊销占比、研发租赁费占比、研发直接投入占比、权益乘数倒数 4 个指标衡量。本文使用权益乘数的倒数（该倒数越高，企业的风险越低，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越高）进行衡量。考虑到现代生产资料基于人工智能、数字化与绿色发展（李晓菲等，2025）的国际趋势，本文共选取 6 个指标分别进行测度。首先，在人工智能领域，本文为准确衡量人工智能的投入与产出效率，参照 Haefner et al.（2023）、Acemoglu et al.（2022）、王永钦等（2023）的观点，选用人工智能愿景、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上市公司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3 个指标进行测算。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有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服务的优化，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王昱等，2025）。本文参考李瑛玫等（2023）的

计算方法，选取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作为衡量指标。基于“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党中央基于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做出的重大判断，本文充分考虑绿色化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价值，将企业排污费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2 个指标纳入新质生产力体系范畴。上述指标取值的具体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Table 1　New productive force indicators

| 因素 | 子因素 | 指标 | 指标取值说明 | 方向 |
|---|---|---|---|---|
| 新质生产力 | 劳动者 |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 研发费用 - 工资薪酬/营业收入 | + |
| | |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 + |
| | | 高素质人才占比 | 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员工总数 | + |
| | 劳动对象 | 固定资产占比 |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 + |
| | | 制造费用占比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固定资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 + 减值准备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工资）/（经营活动现金计 + 固定资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 + 减值准备） | + |
| | 生产资料 |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 研发费用 - 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 |
| | | 研发租赁费占比 | 研发费用 - 租赁费/营业收入 | |
| | |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 研发费用 - 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 + |
| | | 权益乘数倒数 |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 + |
| | | 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 | 数字化文本转型程度 | + |
| | | 企业排污费用 | 环保治污支出/营业收入 | + |
| | | 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 （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数 +1），取对数 | + |
| | | 人工智能愿景 | 上市公司年报中人工智能词频数量 +1，取自然对数 | + |
| | |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 | （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数 +1），取对数 | + |
| | | 上市公司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 参照 Acemoglu et al.（2022）、王永钦等（2023）的方法，计算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 + |

虽然完成了指标体系的基础构建，但仍需采取科学、严谨、合理的方法设计得到各指标权重。为减少主观赋权可能存在的误差，参考赵国庆等（2024）的研究，用熵值法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方法详见如下步骤。

首先，采用极值处理法，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使其落在［0，1］。

对于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i) - \min(x_i)}。\tag{1}$$

对于逆向指标，

$$x_{ij} = \frac{\max(x_j) - x_{ij}}{\max(x_i) - \min(x_i)}。\tag{2}$$

其次，计算特征比重 $\vartheta_{ij}$。

$$\vartheta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tag{3}$$

计算指标的 $e_j$ 熵值。

$$e_j = -\frac{1}{\ln n} \times \sum_{i=1}^{n} w_{ij} \times \ln \theta_{ij}，\tag{4}$$

式中 $n$ 为评价年数。

计算熵值的冗余度 $\delta_j$ 和所需权重 $\gamma_j$。

$$\delta_j = 1 - e_j，\tag{5}$$

$$\gamma_j = \frac{\delta_j}{\sum_{j=1}^{n} \delta_j}。\tag{6}$$

最后，根据指标占比 $\delta_j$ 和计算得到的权重 $\gamma_j$，计算新质生产力水平。

$$N_i = \sum_{j=1}^{n} \gamma_j。\tag{7}$$

2.2.2　解释变量：企业 ESG 绩效

目前，华证、商道融绿、彭博、万得等多个机构均对上市公司的 ESG 表现进行评级。其中，彭博和商道融绿的 ESG 数据每年度更新一次，华证 ESG

和万得 ESG 每季度更新一次。

参考谢红军等（2022）的研究，使用华证 ESG 评级和评分共同作为企业 ESG 绩效的评价指标。选取原因在于，华证评级所包含的中国公司数量多、范围广、数据更新及时、评级历史悠久等特点。华证评级指标包括 9 个等级，将其分别从高到低赋值为 9～1；其评分指标沿用华政评分，评分区间为 0～100。

2.2.3 控制变量

鉴于新质生产力可受影响的因素较为复杂，考虑到其基本内涵和核心特征，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柏淑嫄等，2024）、账面价值比（谢帮生等，202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作为企业基本特征控制变量。在公司内部治理层面，本文参照孙娜等（2024）的研究，选取高管持股比例为企业基本特征控制变量。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更看重企业资产的创新管理运营，因此，本文参照张沥幻等（2024）的研究，采用资产密集度进行资本密集度的控制。各主要变量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及度量**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 新质生产力 | NQP | 根据表 1 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
| ESG 评级 | ESG_Grade | 年末华证 ESG 评级 |
| ESG 评分 | ESG_Score | 年末华证 ESG 评分 |
| 资产负债率 | Lev |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
| 企业规模 | Size |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企业年龄 | FirmAge | ln(当年年份 - 上市年份 + 1) |
| 资产收益率 | ROA |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
| 流动比率 | Liquid |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
| 账面价值比 | *BM* | 账面价值/总市值 |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Top1 |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
| 高管持股比例 | CEOHold | 高管持股数/总股数 |
| 资产密集度 | CAP | 总资产/营业收入 |

## 2.3 模型构建

对研究假设 H1 进行检验，本文综合分析并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固定企业个体效应（*id*）和时间效应（year），构建如公式（8）与（9）所示的回归模型。

$$NQP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Grade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id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8)$$

$$NQP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Score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id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9)$$

式中：NQP 为企业新质生产力；ESG_Grade 为企业 ESG 评级；ESG_Score 为企业 ESG 评分；control 为控制变量；$\varepsilon$ 为随机扰动项；$i$ 为不同企业；$t$ 为年份。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 H2 和 H3，借鉴江艇（2022）提出的机制的研究方法，构建的模型如公式（10）与（11）所示。

$$MQ_{it} = \beta_0 + \beta_1 ESG_Grade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id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0)$$

$$MQ_{it} = \beta_0 + \beta_2 ESG_Score_{it} + \sum control_{it} + \sum id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1)$$

式中 *MQ* 为中介变量。回归时分别用 Grossprofit、Reprisk 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企业收入、企业声誉 2 条机制渠道。

# 3 实证分析结果

## 3.1 主要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ESG_Grade 的均值为 4.120、ESG_Score 的均值为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 data

| 变量 | 观测样本数 | 均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中位数 | 最大值 |
|---|---|---|---|---|---|---|
| NQP | 23 051 | 3.148 | 0.266 | 2.725 | 2.196 | 17.030 |
| ESG_Grade | 23 051 | 4.120 | 1.000 | 1.016 | 4.000 | 7.000 |
| ESG_Score | 23 051 | 73.099 | 56.590 | 4.880 | 73.230 | 85.540 |
| Size | 23 051 | 22.313 | 17.641 | 1.345 | 22.088 | 28.636 |
| Lev | 23 051 | 0.416 | 0.008 | 0.199 | 0.410 | 0.995 |
| FirmAge | 23 051 | 2.933 | 0.693 | 0.337 | 2.996 | 4.174 |
| ROA | 23 051 | 0.044 | -1.130 | 0.070 | 0.040 | 1.285 |
| Liquid | 23 051 | 2.568 | 0.026 | 3.631 | 1.691 | 190.869 |
| *BM* | 23 051 | 0.632 | 0.000 | 0.255 | 0.630 | 1.601 |
| Top1 | 23 051 | 34.329 | 0.286 | 14.773 | 32.162 | 89.991 |
| CAP | 23 051 | 2.550 | 0.131 | 10.641 | 1.887 | 1 538.881 |
| CEOHold | 23 051 | 5.477 | 0.000 | 11.734 | 0.010 | 72.640 |

73.099，由此可知，绝大多数企业的 ESG 评级和评分均较低；ESG_Grade 最小值为 1，ESG_Score 的最小值为 56.59，可见部分企业的 ESG 评级处于最低等级，且部分企业的 ESG 评分不及格；ESG_Grade 的最大值为 7，标准差为 1.016，表明仅有少部分企业的 ESG 评级达到 A，ESG_Score 的最大值为 85.54，标准差为 4.880，较少企业的 ESG 评分符合优秀标准。据最大值和最小值可见，不同企业的 ESG 评级和得分均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以往研究大致相同，不再赘述。

### 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 4 可见，企业的 ESG 评级（ESG_Grade）和评分（ESG_Score）会促进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第（1）列和第（2）列包含企业的固定效应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仅导入核心解释变量，第（3）列和第（4）列进一步引入控制变量，以对企业的 ESG 评级和评分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进行准确估算。由表 4 可知，ESG_Grade 的系数为 0.045，ESG_Score 的系数为 0.012，二者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 ESG 评级和评分会对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综上所述，企业的 ESG 评级和评分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证明了假设 H1 成立。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会为企业带来较好的声誉，并帮助企业实现扩大生产规模、缓解融资约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 变量 | (1)<br>NQP | (2)<br>NQP | (3)<br>NQP | (4)<br>NQP |
|---|---|---|---|---|
| ESG_Grade | 0.045*** | 0.045*** | | |
| | (3.042) | (2.906) | | |
| ESG_Score | | | 0.012*** | 0.012*** |
| | | | (3.831) | (3.588) |
| 企业规模 | | 0.424*** | | 0.421*** |
| | | (12.160) | | (12.070) |
| 资产负债率 | | -0.470*** | | -0.458*** |
| | | (-3.399) | | (-3.302) |
| 企业年龄 | | 0.531*** | | 0.531*** |
| | | (2.636) | | (2.636) |
| 资产收益率 | | -2.015*** | | -2.016*** |
| | | (-8.072) | | (-8.080) |
| 流动比率 | | -0.016*** | | -0.016*** |
| | | (-2.791) | | (-2.796) |
| 账面价值比 | | -0.304*** | | -0.304*** |
| | | (-3.327) | | (-3.331) |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 -0.008*** | | -0.008*** |
| | | (-3.974) | | (-3.965) |
| 资本密集度 | | 0.001** | | 0.001** |
| | | (2.573) | | (2.550) |
| 高管持股比例 | | -0.001 | | -0.001 |
| | | (-0.408) | | (-0.440) |
| 常数 | 2.959*** | -7.215*** | 2.240*** | -7.847*** |
| | (47.785) | (-7.979) | (9.480) | (-8.526) |
| 观测样本数 | 22 893 | 21 552 | 22 893 | 21 552 |
| Adjusted R-squared | 0.693 | 0.703 | 0.694 | 0.703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企业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3.3 稳健性检验

#### 3.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用全要素生产率 LP 法替换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具体结果见表 5 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企业的 ESG 绩效始终保持显著为正，由此可证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企业的 ESG 依然能够带动自身新质生产力的进步，本文的假设 H1 得到初步验证。

**表 5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plac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

| 变量 | (1) *LP* | (2) *LP* | (3) *LP* | (4) *LP* |
|---|---|---|---|---|
| ESG_Grade | 0.008*** | | 0.077** | |
| | (3.142) | | (2.512) | |
| ESG_Score | | 0.002*** | | 0.133*** |
| | | (3.031) | | (3.570)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常数 | −4.438*** | −4.524*** | 9.677*** | 9.288*** |
| | (−22.871) | (−23.448) | (3.132) | (3.005) |
| 观测样本数 | 21 180 | 21 180 | 12 471 | 12 472 |
| Adjusted R-squared | 0.945 | 0.945 | 0.741 | 0.741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企业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3.3.2 替换解释变量

用万德发布的 ESG 评级与评分替换华证的 ESG 评级与评分。前文主要采用华证 ESG 评级与评分来衡量企业的 ESG 水平，考虑到稳健性，这里采用万德 ESG 评级指标和得分指标衡量企业的 ESG 水平（样本期为 2018—2022 年）。万德 ESG 评级指标将所有公司分为 7 档，按照等级由低至高依次赋值 1～7，数值越大，代表 ESG 评级越高。表 5 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采用万德 ESG 评级指标和得分指标的回归结果，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不改变本文核心结论。

#### 3.3.3 更换固定效应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中，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偏差，同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其他企业特征因素。为控制企业层面不同时期随机扰动项的自相关问题，与陈秀英等（2025）的做法类似，本文在企业层面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

考虑到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还可能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省市制度政策等因素影响，表 6 中的一些行业因素（如贸易自由化、产业政策等）也可能会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产生影响。为此，表 6 第（1）列和第（2）列增加了地区与年份固定效应，其优势在于排除地区层面随着时间变化的效应；第（3）列和第（4）列又固定了行业和年份，排除了所有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第（5）列和第（6）列同时增加了地区、年份以及行业固定效应。整体而言，核心解释变量 ESG 评级和 ESG 评分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更加证实 ESG 优势能够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 3.3.4 增加控制变量

参考黄静等（2024）的研究，在原有回归模型中增添独立董事比例（Indep）、董事人数（Board）、现金流比率（Cashflow）3 个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7 第（1）列与第（2）列。由此可知，华政 ESG 评级与 ESG 评分保持在 1% 水平上显著，可进一步论证核心假说——良好的企业 ESG 水平推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一观点的有效性。

#### 3.3.5 剔除异常年份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影响，剔除 2020—2022 年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

**表 6　稳健性检验（更换固定效应）**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place the fixed effects)

| 变量 | (1) NQP | (2) NQP | (3) NQP | (4) NQP | (5) NQP | (6) NQP |
|---|---|---|---|---|---|---|
| ESG_Grade | 0.238*** | | 0.213*** | | 0.212*** | |
| | (8.309) | | (8.428) | | (8.428) | |
| ESG_Score | | 0.054*** | | 0.049*** | | 0.050*** |
| | | (8.712) | | (9.073) | | (9.177)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常数 | -2.753** | -5.567*** | -6.831*** | -9.399*** | -6.198*** | -8.773*** |
| | (-2.456) | (-4.630) | (-6.976) | (-9.068) | (-6.174) | (-8.275) |
| 观测样本数 | 21 345 | 21 345 | 21 348 | 21 348 | 21 339 | 21 339 |
| Adjusted R-squared | 0.277 | 0.279 | 0.367 | 0.368 | 0.399 | 0.400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行业固定效应 | No | No | Yes | Yes | Yes | Yes |
| 城市固定效应 | Yes | Yes | No | No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 7　稳健性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剔除异常年份）**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add control variables, exclude anomalous years)

| 变量 | (1) NQP | (2) NQP | (3) NQP | (4) NQP |
|---|---|---|---|---|
| ESG_Grade | 0.045*** | | 0.055*** | |
| | (2.920) | | (3.009) | |
| ESG_Score | | 0.012*** | | 0.013*** |
| | | (3.602) | | (3.306)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常数 | -7.218*** | -7.845*** | -8.458*** | -9.148*** |
| | (-7.511) | (-8.065) | (-7.316) | (-7.839) |
| 观测样本数 | 21 552 | 21 552 | 15 760 | 15 760 |
| Adjusted R-squared | 0.703 | 0.703 | 0.704 | 0.704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行业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果如表 7 第（3）列和第（4）列所示，发现 ESG 评级与评分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进一步说明剔除异常年份后企业 ESG 绩效仍能推进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 3.3.6　内生性检验

为减轻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参照李江龙等（2025）的研究，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8。本文选择同年度同行业其他企业的 ESG 均值为工具变量。考虑到企业 ESG 绩效容易受到同地区或者同行业企业 ESG 发展水平的影响，但其他企业 ESG 绩效水平很难影响本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选取基本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要求，由此可初步认为选取方式合理。内生性检验发现，LM 统计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F 统计量远大于其在 10% 水平的临界值，避免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可选择Ⅳ_Mean 为工具变量。此时 ESG 评级和得分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可进一步

验证研究假设 H1。

表 8 内生性检验

Table 8 Endogeneity test

| 变量 | (1) first ESG_Grade | (2) second NQP | (3) first ESG_Score | (4) second NQP |
|---|---|---|---|---|
| ESG_Grade | | 0.759*** | | |
| | | (3.70) | | |
| ESG_Score | | | | 0.135*** |
| | | | | (3.77) |
| IV_Mean | 0.529*** | | 2.970*** | |
| | (10.21) | | (12.47) | |
| Control | Yes | Yes | Yes | Yes |
| 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LM 统计量 | 114.88*** | | 155.46*** | |
| *F* 统计量 | 104.31*** | | 167.62*** | |
| 观测样本数 | 21 540 | 21 540 | 21 540 | 21 540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4 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

### 4.1 异质性分析

#### 4.1.1 行业属性异质性

考虑到企业 ESG 绩效水平受所处行业科技属性影响力较强，结合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3）》的行业划分标准，将企业分为高科技型企业和非高科技型企业两类，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高科技行业企业的 ESG 绩效的系数估计值显著高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且均通过了费舍尔组间差异系数的检验。猜测可能的原因如下：高科技行业企业对绿色创新、可持续的供应链以及人力资本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良好的 ESG 绩效能够满足高科技企业绿色技术转型、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长期资源配置的发展需求。具体而言，ESG 绩效优异的高科技企业更易获得绿色金融支持与政策倾斜，吸引高素质人才，并通过创新导向的 ESG 实践，加速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从而更快速地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相比之下，非高科技行业企业多处于相对稳定的传统生产模式，其生产力提升更多依赖规模效应与要素投入，对 ESG 所引领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变革敏感度相对较低，ESG 的边际推动效应也相对有限。

#### 4.1.2 未来产业行业异质性

2024 年 1 月最新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这六大方向。本文依据上述未来产业发展的六

表 9 异质性分析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 变量 | (1) 高科技 | (2) 非高科技 | (3) 高科技 | (4) 非高科技 |
|---|---|---|---|---|
| ESG_Grade | 0.247*** | 0.184*** | | |
| | (11.304) | (8.233) | | |
| ESG_Score | | | 0.019*** | 0.0040 |
| | | | (0.601) | (4.749)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Bdiff Test | 0.028** | | 0.002*** | |
| 常数 | −8.517*** | −3.631*** | −7.665*** | −8.400*** |
| | (−14.712) | (−5.979) | (−4.409) | (−7.619) |
| 观测样本数 | 14 487 | 7 223 | 14 253 | 7 243 |
| Adjusted R-squared | 0.361 | 0.291 | 0.734 | 0.680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企业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大方向，自行对照证监会 2013 版企业分类，将行业限定在以下 20 个，对应行业代码为：B11、C26、C28、C30、C31、C32、C34、C35、C37、C38、C39、C40、C42、D44、D45、D46、G53、G55、I63、I65。如表 10 所示，属于未来产业行业的企业系数显著为正，属于其他行业的企业系数不显著。本文还采用 Bdiff 系数检验组间系数差异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实证检验结果，猜测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未来产业作为政策重点布局对象，工信部明确提出以未来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未来产业企业相比其他行业企业易获得更积极的政策支持与更充裕的资金流入，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张鹏等，2024）；另一方面，未来产业处于科技创新最前沿，量子计算、6G 网络等技术的创造性利用、创新性转化加速新质生产力赋能，相较其他行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表 10　异质性分析**

Table 10　Heterogeneity result

| 变量 | (1)<br>未来产业 | (2)<br>其他行业 | (3)<br>未来行业 | (4)<br>其他行业 |
|---|---|---|---|---|
| ESG_Grade | 0.055*** | 0.029 | | |
| | (2.648) | (1.271) | | |
| ESG_Score | | | 0.016*** | 0.008 |
| | | | (3.437) | (1.550)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Bdiff Test | 0.010*** | | 0.008*** | |
| 常数 | −4.203*** | −11.666*** | −5.033*** | −12.066*** |
| | (−3.394) | (−8.548) | (−4.005) | (−8.656) |
| 观测样本数 | 11 675 | 9 790 | 11 675 | 9 790 |
| Adjusted R-squared | 0.675 | 0.737 | 0.675 | 0.737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企业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4.2　机制分析

### 4.2.1　企业收入

ESG 表现优秀的企业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减少生产成本，以实现企业收入的增加；优质的 ESG 表现也代表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高质量的管理效率能够减少企业内部利益冲突和资源浪费，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本文以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比上营业收入来衡量销售毛利率，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11 第（1）列与第（2）列所示。ESG 评级和评分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收入能够显著增强企业 ESG 绩效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研究假设 H3 成立。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企业收入的增长意味着企业拥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有利于企业突破 ESG 投资的成本约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实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同时，高收入的增速表明市场认可企业的现有商业模式，这向市场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有利于企业借助 ESG 标准重构供应链生态，实施 ESG 导向的人才战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土壤。第二，注重改善 ESG 表现的企业通过绿色技术转型升级，不仅实现长期运营成本的降低，还能避免因环境违规导致的潜在风险成本，以优化企业内部成本结构的方式提升企业自身盈利能力，从而促使新质生产力转化。第三，当企业通过 ESG 实践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后，能够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领域，加速技术突破和产品升级；同时，充裕的资金支持使企业能够吸引高端人才的加入，不断扩大企业的创新研发组织力量，形成知识共享和技术协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表 11 机制分析

Table 11 Mechanism analysis

| 变量 | (1)<br>企业收入 | (2)<br>企业收入 | (3)<br>企业声誉 | (4)<br>企业声誉 |
|---|---|---|---|---|
| ESG_Grade | 0.003*** | | 0.041*** | |
| | (4.080) | | (4.284) | |
| ESG_Score | | 0.001*** | | 0.009*** |
| | | (3.585) | | (4.379) |
| 控制变量 | Yes | Yes | Yes | Yes |
| 常数 | 0.108** | 0.079 | -41.672*** | -42.155*** |
| | (2.093) | (1.514) | (-57.834) | (-57.592) |
| 观测样本数 | 21 551 | 21 551 | 18 155 | 18 155 |
| Adjusted R-squared | 0.867 | 0.867 | 0.910 | 0.910 |
| 年份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 企业固定效应 | Yes | Yes | Yes | Yes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4.2.2 企业声誉

企业的 ESG 表现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打造优良的企业文化，以此提升企业声誉，这既可以帮助企业争取到更多投资或合作机会，也可以帮助企业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参照管考磊等（2019）的研究选取 12 个企业声誉评价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企业得分，按照得分从低到高分为 10 组，从 1 至 10 赋值，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声誉表现越好。由表 11 第（3）列与第（4）列可见，ESG 评级（ESG_Grade）和 ESG 评分（ESG_Scor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声誉能够显著增强 ESG 绩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研究假设 H3 成立。猜测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ESG 实践为企业在消费者、投资者及政府监管机构部门成功打造了一个可信赖的形象，这种声誉资本一方面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另一方面，能够增强供应链的长期伙伴意愿，促使上下游企业共享技术资源、共建研发平台，为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与合作基础。第二，高 ESG 声誉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策倾斜，在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对 ESG 绩效优异企业的长期配置偏好，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研发资金保障。这种资源集聚效应使企业能够突破传统融资约束，对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核心关注的重点领域超前布局。第三，ESG 声誉不仅是企业道德承诺的标签，更成为连接消费者的纽带。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品牌的认同会转化为对优质产品的需求，激励企业不断创新技术、升级产品。这种以价值观驱动的生态系统重构，促使技术创新从单一企业突破转向集体协同发展，使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形态获得规模化应用的现实土壤，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发展。

##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熵值法从产出和投入两端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并以我国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 ESG 绩效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 ESG 绩效能够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增强效益在高科技企业和未来产业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企业 ESG 绩效主要通过增加企业收入和改善企业声誉的方式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企业 ESG 绩效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本文研究为鼓励企业重视提升 ESG 绩效、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及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首先，企业应当积极采纳并深化 ESG 的核心理念，并将其融入日常运营之中。在中国，ESG 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众多企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

ESG 的重要性，建议企业在商业运作中应更积极、更主动践行 ESG 发展策略，坚持规范和合法经营的原则，避免因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发展。企业应致力于培养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充分认识到在生态保护、社会责任承担以及公司治理优化方面投资的重要意义，从而实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其次，政府在推动企业 ESG 表现改善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能有效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政府应当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加强监管，确保上市公司披露的 ESG 信息具有高质量和一致性，从而减少市场参与者在评估企业表现时的困难。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完善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适应中国国情的 ESG 指标框架，并出台相应法律政策统一信息披露标准，以促进 ESG 建设的有序进行。在此过程中政府还可以考虑设立奖惩机制，通过如税收优惠、专项补助等财政激励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鼓励企业改善自身 ESG 表现，敦促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帮助企业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新质生产力的转化，从而带动社会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最后，立足于不同企业的差异化特征，因企制宜推进企业 ESG 全方位建设，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转化。本文实证结果表明，企业 ESG 表现在高科技企业和未来产业企业中，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因此，为充分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可采用独创的制度设计，充分激发企业创新动能。面向高科技企业，持续深化 ESG 指标与战略投资决策的融合机制，将环境绩效、治理效能纳入企业负责人考核体系，建立跨部门协作平台，加速技术成果从实验室研发成果走向市场产品的转化。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推动形成产业生态协同机制，保证 ESG 实施成效。由龙头企业主导制定细分行业 ESG 实施指南，通过供应链管理带动上下游企业绿色转型；中小企业设计可落地的 ESG 实施方案，提供技术咨询、设备升级等定向支持，降低合规成本与转型阻力。此外，应不断完善 ESG 监管机制建设，为新质生产力转化提供新动能。构建新型监测评估体系，整合企业经营数据、环境足迹、创新产出等指标，运用大数据分析追踪政策实施效果；建立跨部门共同决策机制，定期开展政策成本收益分析，针对新技术发展领域调整政策激励强度。推进 ESG 治理从合规约束转向价值创造，最终形成具有技术主导权、标准话语权和生态掌控力的新质生产力新样态。

## 参考文献


安博文，许培源，卢一夫，等，2025.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泉与区域协调[J]. 工业技术经济，44(3)：14-23.〔AN B W，XU P Y，LU Y F，2025. Address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Sources of power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44(3)：14-23.〕

柏淑嫘，潘子成，曹伟，等，2024. 企业大数据应用对 ESG 评价的影响[J]. 世界经济，47(8)：133-167.〔BAI S Y，PAN Z C，CAO W，et al.，2024.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big data applications on ESG evaluation[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47(8)：133-167.〕

陈秀英，杨洋，刘胜，2025.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了吗?：兼论新质生产力激发外贸新动能的启示[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32(2)：5-26.〔CHEN X Y，YANG Y，LIU S，2025. Ha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abled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product quality?：Inspiration of stimulating new momentum in foreign trade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32(2)：5-26.〕

陈栩航，2023. 企业社会责任、碳风险与企业财务绩效[D].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CHEN X H，2023.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arbon risk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D]. Beijing：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崔凡，朱新武，2025. 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统计与决策，41(5)：25-30.〔CUI F，ZHU X W，2025.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digital agriculture，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J]. Statistics & Decision，41(5)：25-30.〕

方先明，胡丁，2023. 企业 ESG 表现与创新：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58(2)：91-106.〔FANG X M，HU D，2023.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58(2)：91-106.〕

方晓霞，李晓华，2024. 颠覆性创新、场景驱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J]. 改革(4)：31-40.〔FANG X X，LI X H，2024. Disruptive innovation，scenarios-driven，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Reform(4)：31-40.〕

管考磊，张蕊，2019. 企业声誉与盈余管理：有效契约观还是寻租观[J]. 会计研究(1)：59-64.〔GUAN K L，ZHANG R，2019.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Efficient contract theory or rent-seeking theory[J]. Accounting Research(1)：59-64.〕

胡洁，2025. ESG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企业经济，44(2)：5-14，2.〔HU J，2025.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way of ESG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J]. Enterprise Economy, 44(2): 5-14, 2.〕

胡洁, 于宪荣, 韩一鸣, 2023. ESG 评级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验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40(7): 90-111.〔HU J, YU X R, HAN Y M, 2023. Can ESG rating promot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40(7): 90-111.〕

黄静, 张金昌, 潘艺, 2024.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产力要素视角和 A 股上市公司数据[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8): 8-14.〔HUANG J, ZHANG J C, PAN Y, 202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development on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factors and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J]. Journal of Technical Economics & Management(8): 8-14.〕

江艇, 2022.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5): 100-120.〔JIANG T, 2022.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5): 100-120.〕

李江龙, 彭千芸, 2025. 新质生产力何以驱动企业低碳转型[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5(4): 1-12.〔LI J L, PENG Q Y, 2025. How d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firms[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45(4): 1-12.〕

李晓菲, 庄诗滢, 2025. 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路径[J]. 资源与产业, 27(1): 35-49.〔LI X F, ZHUANG S Y, 2025. Impacts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J]. Resources & Industries, 27(1): 35-49.〕

李璞玫, 焦婉茹, 杨忠海, 202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风险决策[J]. 财会月刊, 44(19): 111-119.

廉永辉, 蒲运洁, 2024. ESG 表现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J]. 财会月刊, 45(22): 37-43.

柳学信, 曹成梓, 2024.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J]. 经济与管理研究, 45(11): 3-13.〔LIU X X, CAO C Z, 2024.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SG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5(11): 3-13.〕

刘志雄, 王一谔, 胡弟海, 2025. ESG 评级对供应链价值攀升影响的实证研究[J]. 会计之友(3): 91-99.

毛其淋, 王玥清, 2023. ESG 的就业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 58(7): 86-103.〔MAO Q L, WANG Y Q, 2023. Employment effects of ESG: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8(7): 86-103.〕

邱牧远, 殷红, 2019.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 ESG 表现与融资成本[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36(3): 108-123.〔QIU M Y, YIN H, 2019. An analysis of enterprises' financing cost with ESG perform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36(3): 108-23.〕

任保平, 豆渊博, 2024. 新质生产力: 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J]. 经济与管理评论, 40(3): 5-16.〔REN B P, DOU Y B, 2024.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outlook [J]. 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40(3): 5-16.〕

石建勋, 徐玲, 2024.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1): 3-12.〔SHI J X, XU L, 2024. Major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J].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1): 3-12.〕

宋佳, 张金昌, 潘艺, 2024. ESG 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 来自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管理, 46(6): 1-11.〔SONG J, ZHANG J C, PAN Y, 202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SG development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46(6): 1-11.〕

苏艳丽, 张佳慧, 刘书娜, 2023. 数字化转型、ESG 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J]. 财会月刊, 44(20): 53-57.

孙娜, 曲卫华, 2024. "双碳"目标下 ESG 表现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J]. 统计与信息论坛, 39(10): 24-41.〔SUN N, QU W H, 2024. ESG performance promo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goal[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39(10): 24-41.〕

孙国茂, 魏震昊, 卢新生, 2023. 环保企业绩效变化: 逻辑与启示: 基于 ESG 理念的环保上市企业经验数据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3): 120-130.

孙浩进, 纪玉山, 申浩然, 2024. 新质生产力: 特质·机理·方法论: 基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视域[J]. 经济问题(9): 1-6.〔SUN H J, JI Y S, SHEN H R, 2024.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J]. On Economic Problems(9): 1-6.〕

王文华, 邹叶帆, 解雨欣, 2025.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 ESG 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投资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J]. 经济与管理评论, 41(1): 83-96.〔WANG W H, ZOU Y F, XIE Y X, 202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SG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investment structure optimization[J]. Review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41(1): 83-96.〕

王永钦, 董雯, 2023. 人机之间: 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J]. 世界经济, 46(7): 88-115.〔WANG Y Q, DONG W, 2023. Of machines and men: How the rise of robots affects China's labor income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46(7): 88-115.〕

王昱, 安浩楠, 杨冠华, 2025.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 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42(12): 14-24.〔WANG Y, AN H N, YANG G H, 2025.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listed Chinese enterprises[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42(12): 14-24.〕

吴永钢, 张晓彤, 郭静, 2024. 企业 ESG 责任履行对高质量发展影响

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6)：87-98.〔WU Y G, ZHANG X T, GUO J, 202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J]. Financial Theory & Practice(6)：87-98.〕

肖有智，张晓兰，刘欣，2024.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基于共享发展视角[J]. 经济评论(3)：75-91.〔XIAO Y Z, ZHANG X L, LIU X, 2024.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tra-firm pay gap：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haring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J]. Economic Review(3)：75-91.〕

谢帮生，谢佳丽，钟祺琦，2024. ESG 评级软监管下的企业盈余质量：基于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J]. 财会月刊，45(2)：48-55.

谢红军，吕雪，2022. 负责任的国际投资：ESG 与中国 OFDI[J]. 经济研究，57(3)：83-99.〔XIE H J, LYU X, 2022. Responsible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ESG and Chinese OFDI[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7(3)：83-99.〕

徐建伟，李子文，韩晓，202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思路与政策建议[J]. 改革(1)：40-52.〔XU J W, LI Z W, HAN X, 2025.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Promoting ideas and policy suggestions[J]. Reform(1)：40-52.〕

徐阳，冉启英，杨平，2025.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J]. 中国流通经济，39(9)：83-97.〔XU Y, RAN Q Y, YANG P, 2025.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ization-greenization synerg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Reform, 39(9)：83-97.〕

余鑫鑫，郑毅，陈沉，2025. 人工智能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45-51.〔YU X X, ZHENG Y, CHEN C, 2025.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isting enterprises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Technical Economics & Management(2)：45-51.〕

张沥幻，宋佳，张金昌，2024. 企业间协作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机制研究：基于 2012—2023 年 A 股制造业企业的实证检验[J]. 工业技术经济，43(11)：31-40.〔ZHANG L H, SONG J, ZHANG J C, 2024. Mechanisms of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in promo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Empirical analysis of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from 2012 to 2023[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43(11)：31-40.〕

张鹏，王博，2024.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产业用地配置优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资源与产业，26(6)：92-97.〔ZHANG P, WANG B, 2024. Optimized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land use under new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J]. Resources & Industries, 26(6)：92-97.〕

张鲜华，秦东升，杨阳，2024.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J]. 西部论坛，34(1)：63-80.〔ZHANG X H, QIN D S, YANG Y, 2024.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income distribution[J]. West Forum, 34(1)：63-80.〕

张秀娥，王卫，于泳波，2025. 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43(5)：943-954.〔ZHANG X E, WANG W, YU Y B, 2025.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43(5)：943-954.〕

赵国庆，李俊廷，2024.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J]. 产业经济评论(4)：23-34.〔ZHAO G Q, LI J T, 2024. Doe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Based on micro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J].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4)：23-34.〕

周文，许凌云，2023.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10)：1-13.〔ZHOU W, XU L Y, 2023.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t focus[J]. Reform(10)：1-13.〕

周文，白佶，2024.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历史演进与理论创新[J]. 社会科学辑刊(6)：44-55.

ACEMOGLU D, RESTREPO P, 2022. Demographics and automa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9(1)：1-44.

ARTHUR J, DARKU F B, OWUSU A F, 2025. Does corporate ESG news impact firm productivity?[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75：106883.

BONACORSI L, CERASI V, GALFRASCOLI P, et al., 2024. ESG factors and firms' credit risk[J]. Journal of Climate Finance, 6：100032.

HAEFNER N, PARIDA V, GASSMANN O, et al., 2023. Implementing and sca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review,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97(Suppl C)：122878.

LUO W B, TIAN Z Y, FANG X S, et al., 2024. Can good ESG performance reduce stock price crash risk?：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1(3)：1469-1492.

PEDERSEN L H, FITZGIBBONS S, POMORSKI L, 2021. Responsible investing：The ESG-efficient frontier[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2(2)：572-597.

RUF B M, MURALIDHAR K, BROWN R M, et al., 2001.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i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A stakeholder theor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2(2)：143-156.

TANG D Y, ZHANG Y, 2020. ESG investing：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 Investment, 10(3)：245-268.

YUAN X Y, LI Z F, XU J H, et al., 2022. ESG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irregularities：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32：129992.